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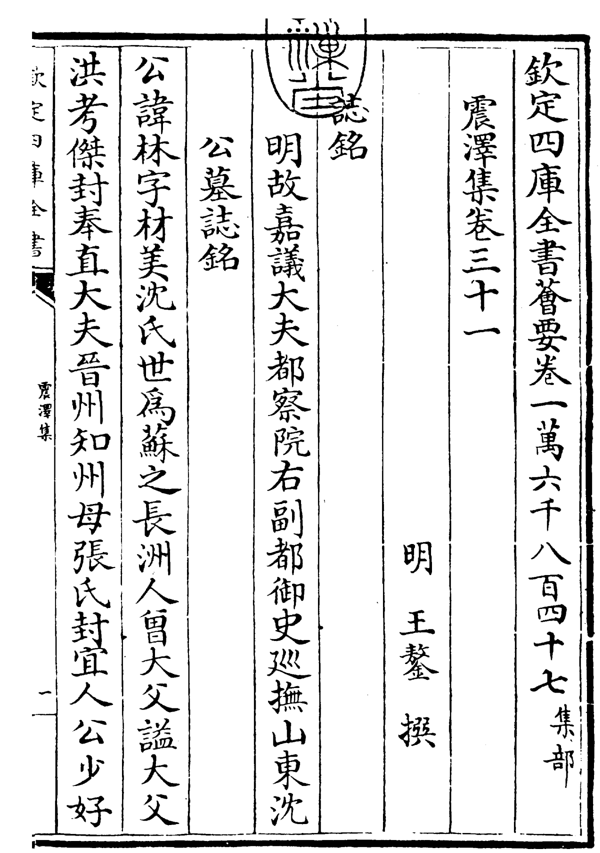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澤集卷三十一

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七 集部

震澤集卷三十一

明 王鏊 撰

誌銘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山東沈公墓誌銘

公諱林字材美沈氏世爲蘇之長洲人曽大父諡大父洪考傑封奉直大夫晉州知州母張氏封宜人公少好

學成化甲午占應天鄉試辛丑進士第時方重内輕外或謂公有倖門可得内除公不從出知晉州州人惰而窳公教之樹藝教之蓄積修城垣興學校民間利害以次罷行州之人皆欣然曰小沈吾父母也時年未三十故云弘治己酉進南京刑部員外郎中出知四川順慶府始至庭參鎮守鎮守驕蹇不為禮公一拜而起鎮守怒曰一拜禮乎公曰若不以禮自處安能以禮責人不顧而出廵行二州八邑之間覽觀風土詢求民瘼俗喜

告訐株聯蔓引動至百人公一見立決無所牽引人甚便之郡學湫隘文廟列堂之右撤而遷之建御書樓增置黌舍齋廬庖庫祭器又增樂舞生教以聲容舞蹈之節暇則親臨程試講解懇懇無倦士子皆奮文獻遂爲諸郡甲郡故無城郭乃鑿西山之石仞溝洫物土方度高畀厚薄俄遷雲南參政後守成之及蜀寇藍廖輩倡亂所過殘破屢至順慶不能入遠近來依保障民益思之至雲南交人忽耀兵境上遠近恇攘公曰吾在此無恐吾

請以身當之已而訖無事正德丁夘入賀聖節時逆瑾
盜政内外官守罔不叅謁公固不往瑾嗛之銓曹屢上
公政不報最後擬山西布政命甫下瑾已遣邏卒詗公
公行過之途抗手而過至摭拾無所得獨以沿途乘傳
白瑾有石文義者適在傍曰沈良吏也文義蓋未嘗識
公而聞公名瑾為免逮繫下廵按御史問狀家人惡禍
不測規以賄免御史亦故緩其獄使得為計公曰無庸
贖官禄與贖名節孰重竟落職為民罰米輸大同又輸

沿途備直怡然以歸逆瑾伏誅言者奏起公爲廣西左布政使單車就道一如雲南之治近世有所謂公堂錢者多出賦税之羨名曰公堂盡歸私篋雖號良有司亦然公一無所染凡修葺廨宇立坊牌則取之又以其餘鎔範戔笋之屬爲公府宴饗用時撫巡交章交薦遂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貴州兼理軍務時鎮筸銅仁烏羅等苗屢出刼掠爲患前撫臣率以化外覊縻不究切之公曰是不一撝刈且滋蔓蔓難圖也率勵將士爲

深入計預給旗牌招徠安輯諸寨皆歸附天生厓囤恃險攻之藺石毒矢交下人莫敢嚮邇公調兵先截其餉道賊已困火鎗飛礮繼之賊大窘奔竄俘其衆千餘牛羊器械無筭陳家孟溪九十七寨相率來歸給以流官悉隸貴前二衞庶草土官貪殘積弊自是內境晏然初藍廖二寇横行蜀中數年朝廷大發兵勦之公偲奔迸隣境爲患分兵守諸要害蜀寇平盪有犄角之助焉癸酉聞奉直公訃乞歸守制朝廷遣官諭祭比服闋詔起

巡撫山東公在貴用兵勞勩成疾繼以哀毀在途病加

劇遂固乞致仕詔命馳驛以歸歸四年辛巳十月四日

卒春秋六十有九嘉靖元年九月十八日葬吳江羅字

圩之新塋公娶計氏封宜人子男二知剛知柔皆國子

生女二適引禮舍人史相國子生張秉仁孫男四大謨

大諄大雅大中大謨蔭國子生孫女二公生而端靖在

衆中嘿然若不能言而奐然穆然之色人望而知其爲

君子也筮仕之初吳文定公亟稱爲處子之秀今少師

楊公每言昔在太學爲同舍生見公終日手一卷諸生喧鬨其傍若罔聞也順慶之治有遺愛於蜀蜀人至今思之不忘初順慶民相率立公生祠憲副楊錦至郡以書來曰公何修而得此於蜀人盧御史師召行縣父老請公祠在學宫出入爲艱請遷便近許之他日復至則已輙然輪奐盧訝其成之速知其得民之深也題詩歎息而去及家居日焚香端坐不以事經心事二親依依不忍去左右雖燕處未嘗敢南向坐初歸自蜀弟麓已

别居公亟過之出涕曰吾寡兄弟忍分異耶待族屬鄉黨皆有恩義於乎其可謂篤行君子矣銘曰

聖貴訥言曰焉用佞喬夫捷給君子攸病萬石一家醇謹篤行恂恂沈公實惟似之于晉于蜀所至則治政聲發聞既去而思苗夷獷頑分比荒服自昔相沿簡節疎目公不謂然孰非王土躬率偏師罙入其阻林巒洞蜒無敢違者昔所未有公行不疑仁者之勇乃見於斯公功既成公力斯憊齊魯翹懸不尚有愒勒石山崖爰告

來禩

南雄府推官魏府君墓誌銘

魏故吳著姓宋季家蘇之胥臺鄉後徙閶門之南濠府君諱志寧字以道大父諱勤考諱文盛君生有異質成化間進賢樊公瑾尹吳賢而好文因推擇爲吳郡弟子員余時在郡膠見君於衆中粹如也君篤志於學其學邃於經而尤邃於毛詩御史督學者考屢占首選試科場凡十上皆不利久之以歲貢上可以得仕矣不屑卒

業南雝入試科塲復不利時遠近從遊者多去取科第歳庚午仲子應召亦占南畿鄉試人或曰可以已矣子已登第學復何爲君曰吾不自取科第非夫也仍日夜淬礪誦讀不輟掇萃程文之善者幾萬篇皆手自抄録孰復之然入試終不利戊寅不得已就試名在優等授廣東南雄府推官君立心仁恕又以儒術緣吏事訟者多自輸其情有偷兒入民家獲自誣與其主婦姦鄰嫗證之婦不能自明但涕泣求死君察其色得其寃狀使

人詷之果誣也婦得不究死民有與富家訟者瘐死獄中其子訟之又以誣坐死君閲其案曰父以是死子又死焉其忍乎命富室以葬埋費給其子他多類是雄治嶺南蕃貨輻湊視篆者以是得厚利藩臬屢檄君攝府事輙推去之嘗攝始興縣出淹禁罷冗費又攝保昌有某鄉者頑獷不受令聞君至即往曰侯信人也其不枉我訟於藩臬者必曰願下魏侯及病篤民奔走羣望禱之家居孝友持父喪已五十餘哭泣幾喪明娶袁氏子

男二應龍次即應召以文學名女二皆有歸孫男三學忠學孝學詩以正德某年月日卒以嘉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葬鴈宕村之先塋銘曰

良維善御曾不一獲沫也勇聞戰乃三北噫嘻魏子屢上而踣晚得一官千嶺之下政方發聞忽已物故命也則那以告來者

亡弟杭州府經歷中隱君墓誌銘

於乎吾弟今竟安之儀容謦欬彷彿猶在而遂不可見

後余而來先余而往能不深邵子之悲敦令世之好結來生之因能無蘇子之望乎於乎已矣吾尚忍言之而平生所存非余又孰能言之故抆淚而書之吾弟諱銓字秉之贈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諱彦祥曾祖也初贈資善大夫户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繼贈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諱逵祖也前知光化縣累贈光禄大夫諱朝用考也吾弟少多病資亦不甚敏而

志甚篤從先少傅於光化猶未甚知學乙未春子入翰林自光化馳省予於京邸自以學後時發憤淬勵日夜不輟每余起朝猶於牕間聞吾伊聲余每戒勿使過苦而不能從也及歸矣居先太夫人喪哀毁之餘學亦不廢兄弟自相師友余時年壯亦鋭於學余每覺有進弟輒已追及之若與余争先焉者時人因有二蘇之目及余還朝余弟入郡膠學行爲一時冠部使者皆推重至科塲輒不利最後以年例貢入京值逆瑾盜政歎曰

此豈求仕時耶遂告入太學久之乃授廸功郎杭州府經歷空名告身亦不之官時余亦自内閣歸日從余相羊山水間扁其堂曰遂高更號曰中隱每佳山勝地花朝月夕有會必從有倡必和然余性嬾而弟好吟故弟倡余和者十九若夢草集所載是矣今則吟無倡也會無從也獨行而無徒也余其何以為心也余性寡諧而與弟獨氣合以天倫之親而加以契我弟以余為師余以弟為友非但世之兄弟而已也今其

恐獨舍余而去耶吾弟雖無官守恒以國家生民爲念每聞朝廷用一正人行一善政欣欣見於色或形於詩不然則戚然以憂若切於身者吾嘗論天理人事相符世固未有不耕而穫亦未有耕而不穫者隨所積之厚薄而輙有報焉若吾弟者勤一生于學曾不獲一日之用礪一生之行曾不獲一命之沾而又不得其壽以歿天可問耶吾弟生天順巳夘正月十二日以正德十六年八月初四日卒以嘉靖元年十月二十五日葬洞庭

東山曹塢之原春秋六十有三娶鄭氏賢淑知禮子男二延望延覲女二望學已有聞覲亦志於學天之報之其在是乎銘曰

是爲杭州府經歷中隱君之墓生不逢時死或有知之者百千萬年尚勿毀也

封翰林院編修徐君室太孺人沈氏墓誌銘

徐與沈同望洞庭其先同自金華來徙世締姻好天順成化間徐宗孔殷羣從競秀而封君尤傑出封君諱潮

字以同壞顔秀幹詩章字畫逈出流輩姻以復聯太孺人生淑愼柔嘉來歸于徐孝敬嫺睦遠近稱賢而再育皆女顧惟宗祧之重數言於封君請納貳室得江陰王氏王與太孺人同心力勤起家而明敏達事體太孺人自以爲弗及也遂以家政讓焉辭不果及王生二子皆有立又以家政授焉内外出納巨細不復關白專心一意撫恤二子王事之彌謹及縉入翰林得貤封及親父贈翰林編修王不敢受封而太孺人珠冠霞帔饗其榮

觀十餘年君子曰昔有衛宗二順者劉向謂二女相讓亦誠君子乃今復見於斯乎嘉靖元年七月十有六日孺人以疾卒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祔葬金鐸山合封君之兆春秋七十有五子男二縉紳縉擢進士入翰林侍今上於講幄日承顧問誦説指陳從容詳雅啓沃之功懋焉徐宗將日起而大謂槩太孺人之功女三長適行人司行人蔣詔次鄉貢進士朱伸次馬叔雍孫男四玄度玄慶玄成玄齡曾孫女一子長女昔歸縉侍太孺人

久知其詳也法宜銘銘曰

推賢讓能惟士之艱况也閨門能無有愆徐門日高伊誰使者我銘其幽以詔來許

陸冢宰母太夫人華氏墓誌銘

初贈監察御史累贈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諱宗傅之夫人贈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諱子敬之子婦前天官冢宰完之母也曰華氏華之先裔出南齊孝子寳自無錫來徙長洲之下雉瀆稱累

世名家太夫人歸于陸生子三長冡宰次宜次宇女三孫男七佃价仕侔修係倬宇例授藴州衛指揮使佃价仕國子生侔庠生修中書舍人孫女十曾孫男女十三弘治某年封孺人進淑人又進一品太夫人正德辛巳四月二十五日卒嘉靖元年二月十九日葬邑仰天山之阡啟柱國君之柩焉春秋八十有七陸故吳下世家最名有家法太夫人性賢明事姑相夫教子罔不宜撫接内外卑尊疎戚皆有法冡宰初以進士爲才御史按

察副按察使以廉明稱入為都御史兵部侍郎屬羣盗起北方攻城破邑中原雲擾王師久無功即毅然請帥師討之賊屢敗北奔潰追賊酋於海隅而戮之中外乂安功亦偉矣正位冡宰進退百官縉紳士夫多出門下升堂拜太夫人為壽州縣守土官歲時候問起居於時天下莫不榮焉一忤權奸中以竒禍所坐曖昧功過相准猶宜從八議之當爭進者從而媒蘖之聽者不察又從而下石焉乃至官校籍其家家人或驚竄太夫人怡然

就道至京出詔獄卒於長安之官舍於時天下莫不傷焉初太夫人與子書曰物忌太盛盍歸乎冢宰亦屢疏乞歸不允旋陷大譴大呵之域頼今上明聖竟從輕比而太夫人之見遠矣君子謂履盛而懼蹈難而安太夫人有焉可不謂賢乎太夫人之幼也庭有積水一兒溺焉女伴曳之愈沈太夫人奪而縱之兒遂起識者謂有司馬公之智矣銘曰

縈觀屯艱其事好旋天曷為然壽且歸全亦復奚怨

南京禮部尚書邵公母太淑人過氏墓誌銘

太淑人過氏宋宗室徐王邸馬孟玉十世孫時明翁之女皇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純和府君邵公諱溥之配令南京禮部尚書寶之母也尚書於正德間以都御史鎮淮上忤逆瑾勒致仕旋進户部侍郎不赴以母老固乞終養於家八年詔以南京禮部尚書起之又以母老辭令上即祚復起之又以母老辭惟上知其孝不强也命有司以禮存問太淑人時已屬疾命至不能

輿命服拖諸身稽首以謝明年冬十二月二日終于適寢癸未十月丁酉葬慧山繡嶺之原去大夫墓數百步而近大夫之葬五十九年矣不敢議遷乃製衣冠而合葬焉春秋八十有二子男一尚書也孫男二殤其後者曰玄孫女三婿為華珉吳汝憲館于家者曰泰汶初大夫之卒太淑人年未三十保育遺孤堅守一節族人欲敓其志不改不二其節偉矣予嘗書於貞節之碑至是尚書復屬予銘其墓辭不獲則為按狀書其勤家勸學

官居守法之事以見尚書德學之成勲名之著其來有自初家人析産太淑人獨取其先世遺書秘藏之以竢其子之長及尚書就外傅每夜績以相其勤而又恐其過於勤也每於警惰之中致節勞之戒所以撫摩保護周悉備至遂見其子登甲辰進士出知許州歴户部員外郎郎中江西提學按察副使浙江按察使右布政使湖廣左布政使都察院左副都御使總漕運鎮淮安皆至官食其禄及户部侍郎之召則病不復能之官終養

于家其在官所每因省定之餘輙以公勤爲戒官府之事若無所聞在許州時毁淫祠寺觀人莫能沮人或曰是公孝惟母命或可已之因間以請太淑人曰此詔旨也吾兒安敢廢格吾亦安可有言其知大體類是州官每閔雨齋居太淑人亦蔬食以齋曰在官者憂民吾獨得不憂前官有喪不能舉尚書輟俸資以償而患不足太淑人曰此義事也第行之吾嘗省穡家用以裨汝州官母生辰輙納女實爲壽太淑人曰此謟階也不許在

江西長壻來逆婦俗皆用樂或言察院密邇盍省之太淑人曰省之曷若撤之命樂皆出每尚書行縣闔户終日自鮭菜外無敢濫出入者及病命啟篋笥分諸女孫衆意在官久當有珍竒綺繡及啟舊衣數襲見者憮然而心服其廉其卒也鄉之人皆曰非是母莫能育是子非是子莫能報是母是宜銘銘曰

慈恒遺教教斯官學孰拊藐孤迄成名德仕多違養養斯利禄孰辭金紫而侍朝夕於太淑人秉心不二撫成

尚書爲國重器令伯陳詞誠徹于帝八十年來定省不廢教既遂矣養亦至矣弟禄榮名維其備矣刻石幽壚垂無斁矣

亡女翰林院侍讀徐子容妻墓誌銘

於乎天降割於我躬何其酷耶朞年之間二女接夭長女儀又繼之耶長女之生吾始筮仕而吳夫人不禄呱呱在襁褓余時尚未有子戚之甚愛之甚閔閔焉日望其長也余在翰林日多暇長女之幼也日侍予學緇閲

濡染不離一室因是漸識經史大義且通知時事得失人才高下及歸徐氏委子容於學從史之淬礪之以底於成余自內閣告歸相子容居京有警戒相成之道子玄度稍長日與坐一室講習玄度學有成緒而吾女之學亦益進間習爲五字詩輙自書之有楷法意義集曰芸閣然未嘗聞於人人亦無由知也歸子容二十餘年及見其占鄉薦登甲第入翰林由庶吉士兼侍讀今子容名位且日顯而余女亡矣子容官考三年例得封典以姑未及不敢先焉

竟不及封而卒年僅四十有二子男二玄度玄成成化丙申十月十二其生之日正德丁丑三月二十四卒之日巳卯三月廿八葬之日墓在陽山華鹿之原以地卑濕嘉靖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改葬光福鳳皇山之陽銘曰

子之嫕兮又賢且慧兮歸値其良兮而年不長兮於乎孰知余之傷兮去華鹿而之鳳山福爾後其安且昌兮

哀詞

臨海陳公哀詞 并序

成化丙午五月廣東左布政使陳公卒南昌公卿相與
唁於朝士庶相與唁於野吳中士子則相率作主祀之
先賢祠時年五十八云初公之爲御史也屢抗疏言事
天下想望其丰采董學政於南畿鏊時爲弟子員一時
官吏動色相戒曰是非糾劾百僚不避權貴者耶何可
犯也御史大夫韓公時居喪吳中戒其下悉屏儀衛去
之曰陳御史至矣而公之至也言稱古昔動必以禮先
頒冠祭射儀於學宫歲時肄習至是徐行諦視周旋磬

折絃管豆登洋洋翼翼遂居宿學宫士子競勵兩廡鐙燭如晝吾伊之聲相應時以二鐙前道廵行學舍事當上聞屏居齋沐引使於庭再拜乃遣升降東西指舉足後先造次不爽教人為學必本於小學灑掃應對以達於六經以及通書西銘皇極經世太極圖蓋在吳前後三年變色之語不見於章服折箠之笞不加於輿皂而人畏之如神明既去而思之有加於戲非賢而能若是乎及官河南率是道不變在廣東亦然廣東有中官厲

民者公摧抑不少假數以事撼公不爲動竟以是被逮民之遮道號呼者以萬數吏張聚者嘗以事得譴亦上疏訟公冤云公臨海人也居官三十年故居不增一椽所至行李蕭然晩聞母喪貧明就道官屬有不及知者其之官廣東也中途無馬遂賃一驢騎去夫自周道衰士之宦學大抵多逐時好雖世所謂賢者固不免焉與時俯仰而公毅然必以聖賢爲法所謂古之人乎固猶難之當成化間聞望重天下者三人焉三原王公莆田

彭公及公是也二人俱及今上之初繼登三事而公不幸死矣鍫自得侍公而後知學之大者非獨以其言也觀望之閒固爲多矣及承乏翰林公又以韓范司馬諸公及道學傳見授予何以副公之知乎其卒也作詞以抒余哀

我思古人兮我生孔遲世降日卑兮孰其返而洵美夫子兮尚及見之冠仁服義兮忠信履綦衆方狺狺兮獨與道謀特立不阿兮讒邪所仇行顛以殞兮不惑不憂

猗嗟斯人兮不預其施夫時則然兮吾以何尤越山岑
岑兮越水瀰瀰懷公不見兮孰知我悲

楊文懿公哀詞 并序

故吏部侍郎文懿楊公以高文博識名海内夫人能知
之公嘗著諸經私鈔多先儒所未發者人或未及知也
予間得其一二公曰固不待後世而有揚子雲矣其卒
也爲詞以明公志詞曰

聖亡經在異說紛兮阨秦造漢離多門兮商詩瞿易授

受親兮黨同矜異轉失真兮遺言與旨不尚存兮唐有啖趙宋孫石兮抱經剡傳挺見特兮逮乎伊洛義轉精兮紫陽承之集厥成兮設科置學爲世程兮父傳師授莫知其端兮雖有異説誰敢干兮於文懿公生已後兮周漢唐宋得通究兮聖經浩浩如天淵兮家鑽人淬庻或全兮瑰辭微義日星陳兮蹈常翫故駭厥新兮章甫資越衆排斥而不信兮不信何傷益自珍兮嗟我何知乃得師兮謂公自信當勿疑兮太羮玄酒所貴希兮豈

不忒過志亦奇兮後千萬年來者誰兮

陸詹事哀詞并序

弘治八年春正月宮詹晉陵陸先生卒昔成化初先生發解南京第一廷試第三於時才名傾動中外其時游學京師間得見之魁岍開爽映發左右後十年承乏翰林始習焉議論之高奇識見之偉特座之人往往屈焉衆方歸以公輔雖先生自負亦固有然者於戲孰謂一旦奄然而逝乎予與先生學同門官同署居同巷悼先

生之抱器而不試也又嘗艷其盛而憫其衰也作詞哀之

芒乎窈冥昌之憑兮胡然熻䒵欻摧崩兮誰者爲之昌勸懲兮有美夫子奮毗陵兮巉巖秀骨頭角稜兮匡詩張論有師承兮天才俊發迅雲鵬兮橫江鱣鯨脫韝鷹兮祥開翙井光怪騰兮木天學海浩淵澄兮嚌嚅沉浸日烝烝兮威儀禔禔富才能兮辯若懸河衆目瞪兮太阿在匣矢在冰兮史館秉筆直若蓅兮經筵講說三昧

稱兮汝于舊學得若矜兮如金就範木就繩兮宫端翰學望峻嶒兮衆謂夫子自此升兮秉鈞宥密輔弼丞兮調元熙載罔不勝兮方當雲騫折右肱兮千里就駕中道輟兮纍纍喪車丹旐乘兮妻宫並殯女喪仍兮榮名過目若風鐙兮盛衰糾纆豈其恒兮嗟藐承學若齊滕兮官曹私署近得朋兮齋廬朝轡憶並曾兮於戲邈矣涕在膺兮

祭文

祭太常鄭少卿 環

於戲世道交喪舉世其隨突梯脂韋自許隨時噫嘻先生守維清愼白璧貞松弗渝弗㴊少入詞林文望孔蔚國史是非董孤之筆繼遷容臺位次俱升罄室獨懸黔婁之清年方四十伉儷則逝鰥居以終曽參之義士方宦學不殞其操及其得志惟時之傚嶷嶷先生世孰及之末秉國均天乃奪之某等少蒙鶚薦有位于兹出入門下遽失其依吾道之慟豈獨其私

祭陳太常 音

聖賢大道經則備之如懸日星有目共而孰知其間與旨微詞有深如淵有棼如絲先生莅止一語輙領微析秋毫動中肯綮高卑淺深各滿其腹匡衡解頤朱雲折角作爲文章醇粹精良無味之味其味則長瑣屑不理人曰憒憒人知其晦莫知其睿商畧陽秋著龜涇渭崖岸不修人曰𨈬𨈬人知其怯莫知其勇利害死生不震不竦世方逐熱我獨求閒一官于南九載斯遷其畸者人

位也宜後其偶者天云胡弗壽某等少侍門牆忝有祿位聞訃莫奔南望殞涕心喪之誠一卮遥酹

同年祭張希載侍御

昔在成化乙未之春同登甲科三百其人二十餘年聚散生死其仕於京九人而已維九人者契義實惇謂當白首終無間然豈謂君也又棄而先君爲御史士有先覺風紀不隳輔以文學吏事孔閑德器維宏任重遠到將無不勝中道而踠天不可測有吪者兒有煢者室萬

里滇南見者輿惻況于八人感舊則多酹此一尊傷如之何

祭彭文思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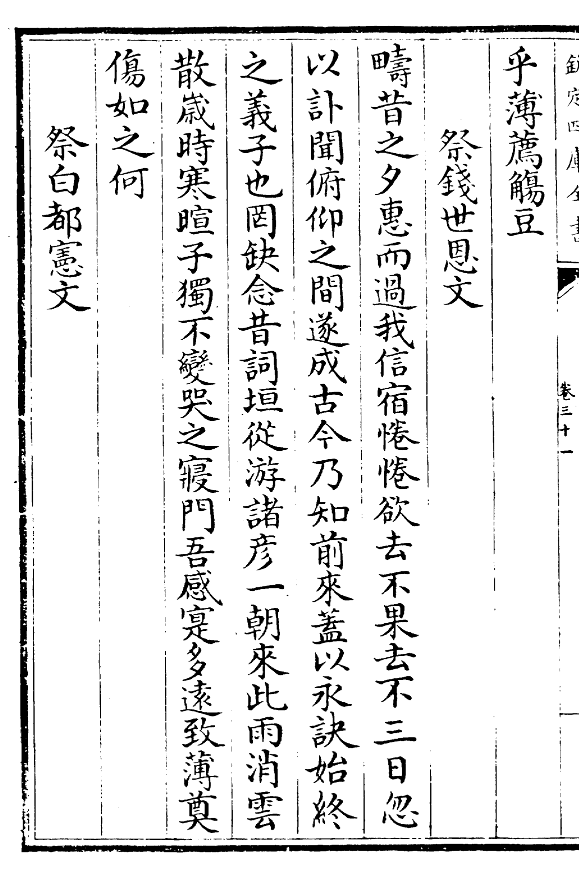
於戲天之生才其不無意胡與之才又畀之地又畀之時而不一試噫嘻思公相門之裔學專春秋志存匡濟弱冠春闈名先多士翰林廿年恣觀中秘日侍經帷周旋風議晚登黄閣台揆之寄方期有爲以展厥志俄被之疾遂謝時事林下磐桓竟以訃至驛騷方騰中道而

躓梁棟方隆風雨忽萃於戲思公天實難既設奠緘詞尚其來塈

祭吳文定公

我生雖晚從公則舊科第官階交手授受公爲之前我躡其後乙未之春朝班間遥玉署相隨金匱更紬巳亥還南暫焉在疚公來視之具區之藪至今湖山傑句增秀壬寅至京夙願忻副各事園亭對開戶牖雪月之宵花柳之晝有倡斯和有集斯湊詩筒酒籌間道互走有

出必偕並鑣聯褏陵道驅馳郊壇宿留最後同直文華
邃宥經幄數陳公左子右迹以事同分隨年厚叔度之
陂公瑾之酎莫知高深實忘固陋晩有弱息許奉箕帚
通家往還不間子婦人事好乖我馬東首送我於郊欲
別且復我言北來會合斯又稍聞微疴引年屢奏手札
頻承墨色如�宜壽而臧事乃大謬鄉亡典刑國喪耆耇如
公德器天胡不佑胡不三事胡不遐壽我登公堂不我
云覯不與我言有瞻斯匱平生此別情曷云究公其聞



乎薄薦觴豆

祭錢世恩文

疇昔之夕惠而過我信宿惓惓欲去不果去不三日忽以訃聞俯仰之間遂成古今乃知前來蓋以永訣始終之義子也罔缺念昔詞垣從游諸彦一朝來此雨消雲散歲時寒暄子獨不變哭之寢門吾慼寔多遠致薄奠傷如之何

祭白都憲文

嗟予鮮合而交於公父子之間自始及終伊昔康敏視我忘年我於中丞義且復然四十年間中外周旋豈知盛衰事有不期康敏徂謝公復繼之俯仰令昔有涕漣洏衰病偶存靡由執紼薄奠一觴以告永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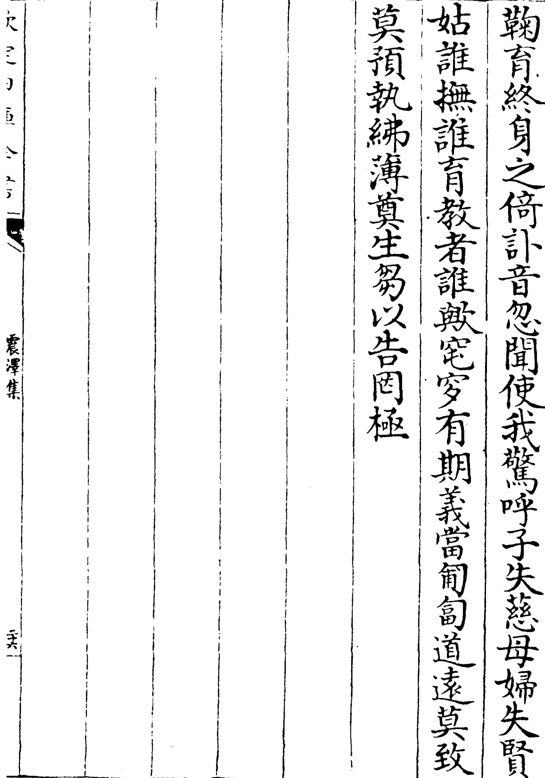
祭靳文僖公文

昔我與公同游翰林鄉邦氣合道義寔惇旦夕相從討論典墳有倡斯和和如瑟琴我躋内閣公謂猶已王陽在位貢公斯喜豈知拙直不能乃止及公繼登我心遥

賀司馬在朝景仁安卧謂方簡在遽已得謝不能媕阿
與時高下直道難行先后一轍秦晉之好由期而結蘇
及南徐遄往斯復歐趙命駕非朝伊夕公不少留吾道
滋獨非天不遺民之無禄遠日有斯匍匐是宜綸音下
問輶軒逮而緘詞代往非我之思終天之恨寓此一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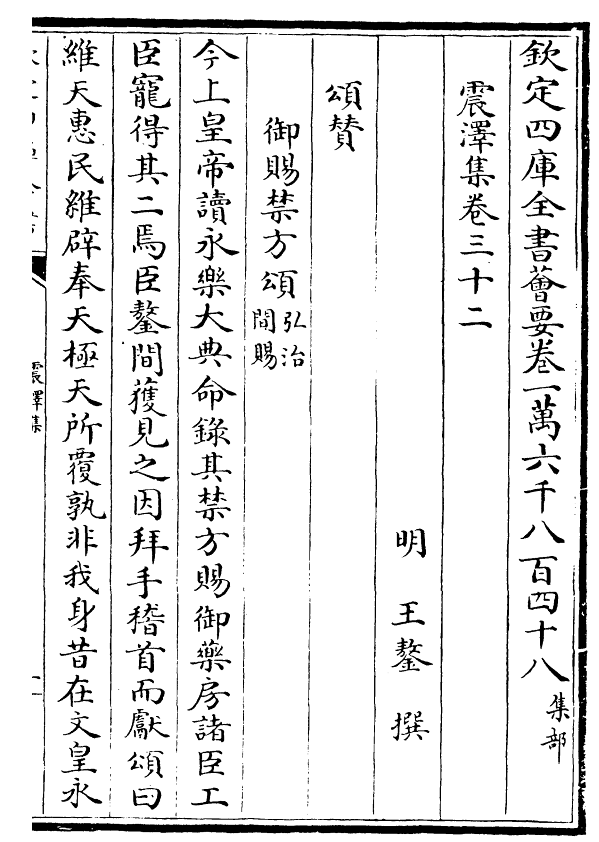
祭靳夫人文

輔佐相國調元秘閣入朝兩宮冠帔若若公倦鈞衡乞
告歸鄉方共優游遽爾云亡我有弱息聘歸令子教養



鞠育終身之倚訃音忽聞使我驚呼子失慈母婦失賢
姑誰撫誰育教者誰歟窀穸有期義當匍匐道遠莫致
莫預執紼薄奠生芻以告罔極

震澤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四十八 集部

震澤集卷三十二

明 王鏊 撰

頌贊

御賜禁方頌 弘治間賜

今上皇帝讀永樂大典命錄其禁方賜御藥房諸臣工臣寵得其二焉臣鏊間獲見之因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維天惠民維辟奉天極天所覆孰非我身昔在文皇永

清海内爰定大典以熙帝載廣蓄兼收如山如海於皇
我皇萬幾既勤重瞳攸矚乃惻于仁粤若神農逮于軒
岐先皇之志我維行之帝曰来寵錫爾禁方寵拜稽首
邦家之光皇仁如天豈需一勺尚効涓涓以裨海嶽皇
仁宏敷郵及海宇唯皇萬年永作民主

恩覃三世頌

唯戴氏自晉始来家建業其後遷於剡望於歙發於浮
梁今大司寇公昆弟四人相繼敭歷中外今兹遂大發

於公位躋八座恩覃三葉於乎其盛矣予忝公門下士敢再拜為之頌

猗宋戴公儲祥單厚自晉来家金陵彌劭于剡于歙于江之右作之述之其艱其劬延延百載發於尚書噫嘻尚書勲績多有董學東南多士丕起臯藩閩越枯蘇麥理来旬于鄖大懟攸醎佐秋官卿明刑教弼帝曰予治唯乃之休乃祖乃父厥訓克昭帝有恩言進少司寇冠裳朱翟竝有封號於赫皇命三葉是承作廟浮梁禮秩

具登非先昌隆非後昌繼太史作頌敫于世世

孝廟御書贊

於穆孝皇深明廣厚一十八年物蒙在宥德唯日新藝乃天授奮毫落紙思入混茫氣吞顏柳勢壓鍾王淵渟嶽峙玉質金相噫嘻近臣奎章侍立登牀或緣抱弓莫及石室金縢藏之十襲

御書祕方贊

今上皇帝萬幾之暇留心翰墨間閱永樂大典得金匱

秘方外人所未睹者乃親御宸翰識以御寶賜太醫院使臣王蓋欲推之以福海内也昔唐文皇飛白賜羣臣宋太宗書賜蘇易簡當時以為盛事然豈若臣玉之被是賜也奎章照耀又以寓濟物之仁焉臣鏊頓觀稽首而作賛曰

聖仁御極萬幾日殷乙夜孜孜古今縱觀大典洋洋有方中秘有觸聖心欣然如契曰唯四海豈無一人夭閼札瘥舉切于身乃紬秘方乃御宸翰玉版霞舒天機雲

欄噫嘻爾王職内藥房尚推予仁嘉惠萬方王拜稽首
受言藏之唯皇之仁儼其將之昔有神農始嘗醫藥亦
有羲皇肇開卦畫藥以起死畫以昭矇二者合一孰知
其功唐宋兩宗賜侈飛白豈如我皇懷民之瘼歸焉新
樓御書在焉何以知之虹光燭天

王著作寄顏賛

程學之傳孰得其親載之而南龜山是因著作及門視
楊則後德器之成乃叅其舊著作閩産而家於吳淵源

一脈鄉邦所模遺像儼然挹彼先哲座上之風門前之雪

丹陛糾儀圖贊為御史劉廷瓚作

宮城巖巖九重啓曈曨曙色天顔咫東文西武袍笏次對立者誰惟御史曰予耳目予聽視有愆爾繩奸爾指屈軼嶢嶢豸冞𡾊權奸惴慄耎媚恥外雖嚴稜中豈弟古稱良臣無乃是

少傅馬公像贊

望之巖巖乎如山之峻即之藹藹乎如春之溫襟宇瀞深茫茫乎千頃之浸政體諳熟耿耿乎百鍊之金卓卓乎挫而不回者匡時之䇿蹇蹇乎老而彌篤者憂世之心衮衣玉帶弼亮四朝位應三台禮絶百僚於乎若公者志必將使臯夔稷卨事功復見於今奚止若唐之姚宋漢之蕭曹者耶

楊侍郎維立像賛

退兮其似怯乎臨事則甚勇也鈍兮其似拙乎思致則

甚工也苶兮其似癯乎所養則甚充也淵乎其若虛乎所出乃不窮也昔喪鏡川有懷其人今見碧川如睹其真翰林天曹儷美偕榮文章之贍議論之精古所謂難為弟難為兄者歟

東坡笠屐圖賛

長公天僊謫墮人界人界不容公氣逾邁斥之杭州吾因以遊投之赤壁吾因以適瓊厓儋耳鯨波汗漫乘桴之遊平生奇觀金蓮玉帶曰維東坡戴笠着屐亦維東

坡出入諸黎負瓢行歌十愕百下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吳文定公畫像贊

噫嘻文定其可復作淵然之度粹然之學舉世競趨避之如疾舉世棄遺服之無斁非意相干不見其愠喜終身與處莫測其淺深但見文章之昭回於天下燦然五星之正色澹然清廟之遺音所以賁飾渙汗啓沃密勿雖憸人小夫皆知重其為人而賢人君子亦自以為不可及衆方仰之為當代之斗山上且用之為久旱之霖

雨而公不待倫然遐舉嗟斯民之不祿悵吾徒之無侶
載瞻遺像有淚如潸

東峯吳鳴翰像賛

於乎東峯天之生才將必有為有才如君卒以不試君
之為詩高視寰中天與之豪神助之工瘦逾賈島險擬
盧仝狂書細札或蹙或斜細入蚊睫勇拔鯨牙流落人
間吁其怪耶誰云屢試不聞一遭一目之網冥鴻飛高
衡鑑之責吾徒所叨於戲東峯今其亡矣吾疑猶在鬱

硉之氣埋而不壞廬山竹林自許生前於戲東峯然乎不然忽覽遺像涙若迸泉

先少傅昆弟行樂像賛

先少傅昆弟三人伯諱璋仲諱�先少傅為季伯頎而長仲豐而碩季潤而秀德各稱其貌焉鼇童時見海虞朱孟誠寫傳兹象時天順己卯至今正德庚午葢五十餘年鼇亦且老矣覩兹像如諸父之復生未嘗不肅然恭躍然喜欷然繼以泣也因為之賛曰

前人邈矣厥像在玆或言或笑或行或隨念昔爲兒膝前環繞孟誠筆之曰維其肖日月徂遷年更五十風木之哀思養何及忽睹玆像儼然猶生生而不作有淚縱横我懷前人亦懷其德其德伊何忠厚一脈嗟嗟後人尚繼無射

自贊

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劬書結髮礪行白首於道茫然無聞者乎爵𠜂公孤官居臺閣志懷抒忠幾昧納約

卒無以致君澤民者乎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猘不能媕阿一有違言超然去之不辱其身者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後不知規畫歸卧空山家徒立壁晏然居之以忘其貧者乎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曾無裨補于世所幸自潔其躬跡其所至盖知慕首陽之拙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傳而不能為應變之姚崇者乎

王惟顒像賛

瑩若冰壺矯如玉樹跡寓軒岐志敦儒素淵源有自尚沿伊洛之餘文獻足徵不賈宋唐之故身棲委巷名在薦紳望之者謂其簡伉而難近即之者悅其和粹之可親若夫功奏十全信無媿醫中之王道命辭屢辟殆將為吳下之逸民也乎

巡檢李禎像贊

正德五年吳下大水饑莩載途有司奉命檢災賑饑而往往旁緣以為利予伏林下竊傷之竊恨之甪頭巡司

李頳領檄散財于鰥寡甚均而公且有憂民之言予甚多之乃因其像賛之曰

勿謂位卑其才乃充勿謂惠小其心乃公屏盜之迹時乃之職拯民之恫時乃之功盖一命之士存心于愛物則九重之仁不隔于困窮噫彼貪濁位都顯融受若直怠若事瘠其民肥其躬雖曰侈然莅其上得不赧爾媿于其中耶

伯兄安隱像賛

先少傅子四人安隱其長也鬚而長身沉靜簡默其弟鏊位至内閣而兄安處一丘以終身焉無外望也可謂安分者乎故號曰安隱鏊為之賛曰

彼兮者子得勢而驕輿馬宫室華侈相高兄獸澹然安厥故守倭倭佗佗不動不有包山之麓太湖之濆敝廬脱粟樂之終身我思古人誰與儔者有漢新息馬少游也

林知府利瞻像賛

玉為之潤冰為之潔春為之溫政也罔缺剖皇之符来牧于吴厥膏不屯厥守不涔不振不譁吴民其孚忽遷于滇分省之左吴民懷之欲留其可歠傳畫像慰此去思朝夕在堂以瞻以儀以瞻以儀藐在南荒誰其繼之俾也可忘

施鳴陽畫像贊

退然而怯者外之癯盎然而足者内之腴氣質孕洞庭之秀文學承殿撰之餘幅巾深衣緩帶履絇志謝塵坌

樂存舞雩古所謂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其斯人之徒歟

謝安石像贊

有晉太傅或傳其眞去之千載如睹其人噫斯像也其當東山寄傲之時乎新城出鎮之時乎將盜溫問鼎秦兵壓境之時乎是何襟宇之冲夷風神之超邁臨視區寰脩然物外世方多故紋擾紛紜誰能起公坐清邊塵

謝靈運像贊

襟懐曠逸才氣桀驁鞭策曹劉凌轢顔鮑坦腹垂胡露頂脱帽欲知其詩盍視其貌

謝疊山先生像賛

噫古帝王自立中國元為長虵呑噬罔極四海奔潰左衽魋結時維信國洎我疊山奮不顧身障彼狂瀾公身可殺公義莫敘至今耿耿光耀日月視彼奸佞靦顔穹廬與公所得孰少孰多袍笏履約神物呵守公應不亡公其有後

疊山夫人李氏像賛

公信大義昭揭天地有婉淑姬節與之齊茹辛履險左

挈右提噫公實宋忠臣夫人也無媿於為忠臣妻者乎

汪玉川像賛

貌雖癯而氣則偉眼雖暗而鑒則精決事之休咎斷人

之死生如由基之射矢無虛發如秦皇之鏡照無遯形

誠生明耶明生誠耶請以問蜀之嚴君平

孫真人像賛

噫嘻先生跨隋歷唐超然玄覽如商老彭咆哮虎猛伏如牛羊問胡以然惟誠是蹈乃知至人神明内葆金石無礙鳥獸咸擾海山蒼蒼先生在焉何當從之以終吾年

王光菴像賛

其博洽似陸魯望其孤亢似元魯山其逃名似韓伯休其遁世似申屠蟠敬瞻遺像脩然羊神曳杖逍遥不襪不巾是為光菴先生其人

尹侍御倫像贊　崑山尹嗣忠丈

漢有范滂風裁獨持扼於奸璫誓死不回皇有尹君獨持風紀扼於奸璫憤激至死死雖不同同歸於義及今凛凛猶有生氣遺像堂堂如山如河誰謂君夭其壽孔多曹蜍李志其生謂何

錢孟溥像贊

我懷伊人嶔崟岝崿誰云林居直氣噴薄觀其挫權璫之猘折妖閹之角使其立乎人之朝僭乎人之爵必能

舉其職業蹇蹇諤諤尚肯脂韋依阿首鼠前却我懷伊人忽焉緬邈遺像在堂過者必作

王直愚教諭像贊

京國蚕游從建安七子之列鄉邦晚佚入睢陽五老之圖貌若吶而心則辨韻若散而才不踈人皆愛其藴藉已獨抱乎冲虛之人也其果真愚也耶其非真愚也耶

箴銘

主一齋箴 為徐都憲公肅作

神明之舍空不容物湛然之中孰為之一心兮本虛撓之則亂維二則叅維三則散百千擾擾與物徂遷主則為客何日來旋允穀徐公主一無怠無曰不顯惺惺斯在吾一既定彼萬莫干昭哉瑩徹神明内完維貴維貨維是維非維利與害吾維不知有至斯應應已斯寂往者如亡来者如失湛然中虛永保吾一

遜敏齋箴

聖祖道遠正學日湮學其誰則我思古人人亦有言才

馬用學譬如殖馬不殖將落人亦有言不尚有年以歳以月其老忽焉嗟嗟夫君學古為準說告高宗維遜與敏其遜維何莫如虛中人曰可矣我唯空空其敏維何曰維不及人曰可矣我維汲汲遜不自滿敏則有功孜孜二者終身勿忘

二箴

頃予讀近思錄得二言焉治懼為難治怒為難明理可以治懼克已可以治怒作二箴

治怒箴

有若撞搪或干吾意盛氣赫炎如火斯熾熾不傷物乃先自燔既懲於事亦菑於身方其怒時爾盍自思彼其是耶我怒奚為彼且非耶怒之則已怒而不怒弗留於已譬彼熾火沃以清泉沃之沃之火乃不然明鏡在懸其中湛若是謂不遷顏氏之學

治懼箴

有赫在上或臨在旁中乃憒亂有沸如湯沸莫自知倉

皇貺皆心既靡定身且奚措方其懼時爾盡自定在吾唯理在天唯命理之正矣守且勿他命之定矣雖死而何礜彼寒泉點于沸湯點之點之沸乃不揚刀鋸在前不震不竦是謂不動孟軻之勇

慎疾齋箴

己丑之秋予得疾殆甚辛丑歲則病癸丑則病而皆起於微因作慎疾箴以警於後或曰歲行在丑則病或者非人乎雖然吾知慎吾事而已

爾生多病維爾之羸羸也則那維其慎而其慎斯何曰
維未病病而慎之瘉惟其幸凡病諸苦爾則備嘗氷寒
火熱歐吐膜脹凡人在病亦克自創及其瘉矣忽焉若
忘病不在小亦不在大無曰不害其禍斯在無曰何益
其病斯釋昔者弗慎今悔莫追悔而不慎後悔何為

壯節祠銘

猗城之陌石𪊲頷頷淸廟斯勑廟食誰歟劍履兜鍪譚
公崇侯昔在文皇奮於北方多士高驤譚公克壯萬夫

之望執戈来將九門既克懷来雄莫潘揚就縛大戰白溝濟南滄州東昌是適夾河之難甲冑躬擐被創歇殿義重輕身殲我良臣有嘉者駟還骸于罔公身則亡其神堂雲旗風馬于天上下翊我皇旅大業遂成惻愴聖情帶礪是盟虔虔孝孫襲祉揆原哀扣帝閽惟皇有詔賁于新廟尊嚴有耀萬祀千秋椒糈時羞邦人之休

大雅堂銘　布政胡韶之祖

振卿之死偉矣其妻趙氏間關兵戈卒能全其節以保

其孤殆亦未易也或曰蒙古入中夏正我冠裳中夏之人亦何必為之死乎曰守其土服其官食其禄安得不死其事詩云舍命不渝振卿以之之死矢靡他趙氏有馬堂堂忠義乃萃一門題曰大雅宜矣銘曰

有元政頹内訌外軋盜起蘄黄鯨奔豨突来寇洪都連城風靡烈烈振卿挺戈崛起塊焉孤城復還于理事有不虞歲躔丙申大游之原殲我良臣身之殲矣其義則伸有妻嫭嫭纍纍稚子涉履棘荊豈無一死死亦何裨

立孤難耳青鐙辟纑孰緯之恤藐矣胡宗繩繩秩秩惟臣之忠惟婦之義一死一生孰難孰易大節琅琅二人同蹈我銘于堂惟後之詔

古硯銘

或耕洞庭之野得巨硯焉正黑而光如大圓鏡友人蔣伯宣以貽予予寶用之銘其陰

古月完完淪於九地犂鉏出之有食之既王夫子見乃驚石膚鐵色玉質金聲胡為来哉胡為来哉吾與汝相

携而同歸儒林詞苑逝終老而無違

敦叙堂銘 有序

少保太子太保兼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京口靳公作先廟于第之東春秋饗祠如禮已又作敦叙堂于祠之前以為利成享餕合族之地而屬予銘於戲民之散久矣士於族屬一從二從尚知近而親焉三從則遠矣五從則漠焉如塗人况又其遠乎非獨莫之親亦莫之知也故士有端委廟堂而其族混於馬醫夏畦之間盖

非獸士之皐也世愈久則生愈蕃生愈蕃則族愈散散則遠遠則疎疎則憂不弔喜不慶亦其勢然也先王知勢之必至於是也於是乎有道焉聯之使不散則宗法是矣古者自天子達於官師莫不有廟而宗法於是立焉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所以統其同五世則遷者所以别其異故世雖彌逺而系出昭穆秩焉其不亂也士之有志者非不欲復古而其勢未能葢後世士無世禄廟且不能立而宗法惡乎行

此俗之所以益壞而莫之拯也公於流俗頹弛之餘獸能奮然自信惇行古禮上及祖禰下及子孫旁及昆弟而毋族亦覃及焉所謂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者公其有焉雖未能盡如古宗法而宗法亦何大相遠乎蘄之先自漢信武侯歙始大唐有孝謨宋有裁之守申其世次莫可考而来居丹徒則自諱某始至溫州府君有遺愛於民絫德儲祥是生少保毗輔天子顯有令聞而燮理之暇又能以禮率其宗人可銘也已銘曰

維昔天子因生賜姓命之以氏厥宗攸定唯生有宗唯死有廟享祀蒸嘗各致其孝世雖云遠宗乃不移秩秩繩繩百世可知其後世衰宗法隳圮遷徙東西仕多崛起數祖而忘族焉能理於乎邈矣孰克治之有美靳宗德將在斯噫靳之顯始漢肅侯来居江左發自溫州及于少保德義之優相今天子治進數增作廟於家合族再登遂奔執籩灌瓚是承燕毛旅酧享獻蒸蒸凡此靳宗有踈有戚緬懷本源其出維一異體同心唯孝唯義

唯德之歸引之勿替

瑞芝園銘

水部正郎上虞朱君朝章作園于五癸峰下正德丙子冬鄉人来告曰園有異植若草非草若石非石有赭如丹有黑如漆吾不知為何物園丁不識鋤而去之明年春復有一本生於故處其丹其黑宛然如故人始異之君時受水部之命以歸視之曰芝也胡為来哉吾不知古意者其祥乎遂援筆而識之好事者詠歌焉余為之

銘銘曰

維卉維木殖之茀長煌煌紫芝不種而生維木維卉藩之或悴煌煌紫芝無根而遂有蓋如丹有莖如漆不殖不勤豈伊人力麟出非時獲之而斃芝出維時斬之而隸人不易物玆維休祥嶷嶷其標煌煌其光君家其昌

端硯銘

温潤而澤直方以大垣其中以有容峰其外以不敗以貽爾昭守之勿怠日磨日礪日漸日漬而時祓之而時

出之

井井亭銘為吴南夫太常作

有洌者井天平之陜一脈遐通白雲之泉不涸不盈𢖍淪甘寒始誰鑿之以資汲者藝者耘者東西行者其汲纍纍其来溶溶不費不窮封君之功

鈐山堂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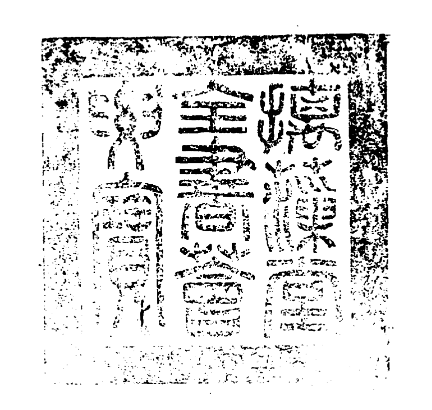
我闕於家世蕃以昌爰始爰詢學宫之傍有鈐者山奔蹲来赴靚麗端嚴屹若相顧唯堂何有有圖有書亦有

豆籩親賓之於有斐嚴子陟降惟斯坐對鈐山乃自得師其師伊何默以成德不震不騫惟是之則

歙硯銘

猗以圜色紺而黝瞻其腹像巨公之容嫵其眉若佳人之秀歙溪千年孔此瓊玖胡不從予於玉堂黃閣之間而獨相隨于荒巖窮谷之囿之人也其殆所謂金相玉質磨不磷涅不緇而為吾歲寒三益之友者歟

震澤集卷三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録監生臣朱恂